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

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真中書，纔自己帶了行李，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臺州審官司去。這時正是四月初旬，天氣溫和，五個人都穿著單衣，出了漢西門來叫船，打點一直到浙江去。叫遍了，總沒有一隻杭州船，只得叫船先到蘇州。到了蘇州，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，纔換了杭州船，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卻大著一半。鳳四老爹道：「我們也不用不著這大船，只包他兩個艙罷。」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，包了他一個中艙，一個前艙。五個人上了蘇州船，守候了一日，船家纔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。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，生的也還清秀，卻只得一擔行李，倒著實沉重。到晚，船家解了纜，放離了馬頭，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，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。那梢公對夥計說：「你帶好纜，放下二錨，照顧好了客人。我家去一頭。」那臺州差人笑著說道：「你是討順風去了。」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著去了。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閒步了幾步，望見那晚煙漸散，水光裏月色漸明，徘徊了一會，復身上船來安歇，只見下水頭支支查查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著泊。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鋪去睡了，三個差人，點起燈來打骨牌。只有萬中書、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，在船裏，推了窗子，憑船玩月。那小船靠攏了來，前頭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；後面火艙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拿舵，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人看月，就掩身下艙裏去了。隔了一會，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，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。次日，日頭未出的時候，梢公背了一個篋袋，上了船，急急的開了，走了三十里，方纔喫早飯。早飯喫過了，將下午，鳳四老爹閒坐在艙裏，對萬中書說道：「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傷筋骨，但是都院的官司，也般拖纏哩。依我的意思，審你的時節，不管問你甚情節，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游客鳳鳴岐做的。等他來拿了我去，就有道理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那絲客人，眼兒紅紅的，在前艙裏哭。鳳四老爹同眾人忙問道：「客人，怎的了？」那客人只不則聲。鳳四老爹猛然大悟，指著絲客人道：「是了！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，如今上了當了！」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，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，纔曉得昨晚都睡靜了，這客人還倚著船窗，顧盼那船上婦人。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，纔立出艙來，望著絲客人笑。船本靠得緊，雖是隔船，離身甚近，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，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，就做了巫山一夕。這絲客人睡著了，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——二百兩，盡行攜了去了。早上開船，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；到了此刻，看見被囊開了，纔曉得被人偷了去。真是啞子夢見媽，說不出來的苦！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叫過船家來問道：「昨日那隻小船，你們可還認得？」水手道：「認認得，這話打不得官司，告不得狀，有甚方法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認得就好了。他昨日得了錢，我們走這頭，他必定去那頭。你們替我把桅眠了，架上檣，趕著搖回去，望見他的船，遠遠的就泊了。弄得回來，再酬你們的勞。」船家依言搖了回去。搖到黃昏時候，纔到了昨日泊的地方，卻不見那隻小船。鳳四老爹道：「還搖了回去。」約略又搖了二里多路，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著那隻小船，遠遠望卻不見人。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，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。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，不許則聲，自己上岸閒步。步到這隻小船面前，果然是昨日那船，那婦人同著瘦漢子在艙裏說話哩。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，慢慢回船，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。泊了一會，那瘦漢不見了。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，照見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鬢髮，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，下身換了一條黑絨裙子，獨自一個，在船窗裏坐著賞月。鳳四老爹低低問道：「夜靜了，你這小妮子船上沒有人，你也不怕麼？」那婦人答應道：「你管我怎的！我們一個人在船上過了慣了的，怕甚的！」說著，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。鳳四老爹一腳踏過船來，便抱那婦人。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，卻不則聲。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，放在右腿膝上，那婦人也就不動，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。鳳四老爹道：「你船上沒有人，今夜陪我宿一宵，也是前世有緣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們在船上住家，是從來不混帳的。今晚沒有人，遇著你這個冤家，叫我也沒有法了。只在這邊，我不到你船上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行李內有東西，我不放心在你這邊。」說著，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，提了過來。這時船上人都睡了，只是中艙裏點著一盞燈，鋪著一副行李。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，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，鑽在被裏。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，耳朵裏卻聽得軋軋的檣聲。那婦人要抬起頭來看，卻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，死也不得動，只得細細的聽，是船在水裏走哩，那婦人急了，忙問道：「這船怎麼走動了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行他的船，你睡你的覺，倒不快活！」那婦人越發急了，道：「你放我回去罷！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馱妮子！你是騙錢，我是騙人！一樣的騙，怎的就慌？」那婦人纔曉得是上了當了。只得哀告道：「你放了我，任憑甚東西，我都還你就是了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放你去卻不能！拿了東西來纔能放你去。我卻不難為你。」說著，那婦人起來，連褲子也沒有了。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，忍不住的好笑。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，同他漢子的姓名，叫船家在沒人煙的地方住了。到了次日天明，叫絲客人拿了一個包袱，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，走回十多里路找著他的漢子。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，老婆也不見，正在樹底下著急哩。那絲客人有些認得，上前說了幾句，拍著他肩頭道：「你如今『陪了夫人又折兵』，還是造化哩！」他漢子不敢答應。客人把包袱打開，拿出他老婆的衣裳、褲子、襪子、鞋來。他漢子纔慌了，跪下去，只是磕頭。客人道：「我不拿你。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，還你老婆。」那漢子慌忙上了船，在梢上一個夾剪艙底下拿出一個大口袋來，說道：「銀子一釐也沒有動，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！」客人背著銀子。那漢子拿著他老婆的衣裳，一直跟了走來，又不敢上船。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，纔硬著膽子走上去。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。他漢子走上前，把衣裳遞與他。眾人看著那婦人穿了衣服，起來又磕了兩個頭，同烏龜滿面羞愧，下船去了。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——五十兩，來謝鳳四老爹。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竟收了，隨分做三分，拿著對著三個差人道：「你們這件事，原是個苦差，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。」差人謝了。

閒話休提。不日到了杭州，又換船直到臺州，五個人一齊進了城。府差道：「鳳四老爹，家門口恐怕有風聲，官府知道了，小人喫不起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，放下簾子，叫三個差人同萬中書坐著，自己倒在後面走。一齊到了萬家來，進大門，是兩號門面房子，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。萬中書纔入內去，就聽見裏面有哭聲，一刻，又不哭了。頃刻，內裏備了飯出來。喫了飯，鳳四老爹道：「你們此刻不要去。點燈後，把承行的叫了來，我就有道理。」差人依著，點燈的時候，悄悄的去會臺州府承行的趙勤。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，喫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那是個仗義的豪傑，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？這個就造化了！」當下即同差人到萬家來。會著，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。鳳四老爹道：「趙師父，只一樁託你：先著太爺錄過供，供出來的人，你便拖解。」趙書辦應允了。

次日，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，照舊穿了七品公服，戴了紗帽，著了靴，只是頸子裏卻繫了鍊子。府差繳了牌票，祁太爺即時坐堂。解差趙昇執著批，將萬中書解上堂去。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，先喫一驚。又看了批文，有「遵例保舉中書」字樣，又喫了一驚。抬頭看那萬裏，卻直立著，未曾跪下。因問道：「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是本年正月內。」祁太爺道：「何以不見知照？」萬中書道：「由閣咨部，由部咨本省巡撫，也須時日。想目下也該到了。」祁太爺道：「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中書自去年進京，今年回到南京，並無犯法的事。請問太公祖，隔省差拿，其中端的是何緣故？」祁太爺道：「那苗鎮臺疏失了海防，被撫臺參拿了，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，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，是你被他買囑了做的，現有贓款，你還不知麼？」萬中書道：「這就是冤枉之極了。中書在家的時節，並未會過苗鎮臺一面，如何有詩送他？」祁太爺道：「本府親自看過，長篇累牘，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。現今撫院大人巡海，整駐本府，等著要題結這一案，你還能賴麼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中書雖然忝列官牆，詩卻是不會做的。至於名號的圖書，中書從來也沒有。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，上年刻了大小幾方送中書，中書就放在書房裏，未曾收進去。就是做詩，也是他會做，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。還求太公祖詳察。」祁太爺道：「這人叫甚麼？如今在那裏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他姓鳳，叫做鳳鳴岐，現住在中書家裏哩。」祁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，差原差立拿鳳鳴岐，當堂回話。差人去了一會，把鳳四老爹拿來。祁太爺坐在二堂上。原差上去回了，說：「鳳鳴岐已經拿到。」祁太爺叫他上

堂，問道：「你便是鳳鳴岐麼？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並認不得他。」祁太爺道：「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，今萬里到案，招出是你做的，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。你為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，就是做詩送人，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。」祁太爺道：「這廝強辯！」叫取過大刑來。那堂上堂下的皂隸。大家吆喝一聲，把夾棍向堂口一擯，兩個人扳翻了鳳四老爹，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。祁太爺道：「替我用力的夾！」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，只聽格啞的一聲，那夾棍迸為六段。祁太爺道：「這廝莫不是有邪術？」隨叫換了新夾棍，硃標一條封條，用了印，貼在夾棍上，從新再夾。那知道繩子尚未及扯，又是一聲響，那夾棍又斷了。一連換了三副夾棍，足足的迸做十八截，散了一地。鳳四老爹只是笑，並無一句口供。祁太爺毛了，只得退了堂，將犯人寄監，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稟了撫軍。那撫軍聽了備細，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，抑且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，此事也不關緊要。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。竟將萬里、鳳鳴岐都釋放。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。這一場焰騰騰的官事，卻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。

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，官司完了，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，念不絕口的說道：「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長爹娘！我將何以報你！」鳳四老爹大笑道：「我與先生既非舊交，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，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。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，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。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，就在明日便行。」萬中書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得憑著鳳四老爹要走就走。次日，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，不曾受他杯水之謝，取路往杭州去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拔山扛鼎之義士，再顯神通；深謀詭計之奸徒，急償夙債，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